

# 一个走在时代之先的人——霍韬晦先生简介

袁尚华博士

本文为喜耀教育创办人、著名国学大师霍韬晦教授之简介。作者袁尚华博士自中学时代就追随霍韬晦教授学习，至今已近三十年。他专攻哲学、思维学、性情学，是哲学博士，在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喜耀学会、学校担任重要职务，是明日领袖锻炼营营长。让我们跟随袁尚华博士的文字，走进霍韬晦教授的思想世界。

## 简历

霍韬晦先生（1940-），广东南海人，当代杰出佛学家、思想家、国学大师，亦为教育家、性情教育之开创者与践行者。霍韬晦先生 1952-55 年就读于广州市第二中学，1957 年赴港，1960 年入香港联合书院中文系就读，又随佛学耆宿罗时宪居士修学。1964 年考入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，亲炙当代大儒唐君毅先生。1966 年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。后考取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，1969 年被派往日本京都大谷大学专攻佛学。1972 年回港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，首开印度哲学、印度佛教哲学、梵文等专科，同时致力于推动「佛教思想现代化」工作。除提出新研究理念及方法外，并创造出许多思想上和工作上成果。

1982 年在香港创办「法住学会」，以「文化永不死亡」为义，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带进社会。1994 年，设立「喜耀生命」课程，以孔子及禅学之教育方法，启发学员之生命成长，并在广东肇庆购置风景秀丽之土地，设立读书、养生之「抱绿山庄」。1999 年，成立「喜耀教育文化基金」，支持中小学教育及社会文化、教育、出版、会议、论坛活动。同年应粤西罗定市市长李尧坤先生之邀，至罗定开设喜耀学校，又往新加坡推广生命教育，2004 年成立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，2009 年成立马来西亚喜耀文化学会。2014 年在马来西亚开设喜耀国际学校。事业遍及海内外，被誉为「现代孔子」、入选科学出版社主事、钱伟长主编之「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（哲学家）」之列。

## 一、作为当代佛学研究先驱的霍韬晦先生

霍韬晦先生年轻时就很有远见，六十年代的 he 只有二十多岁，就深深感受到当时的佛教太落后、太保守、太迷信，佛教必须现代化，否则佛教思想的大智慧将被现实的海洋淹没，被世俗的社会错认。有见及此，他在七十年代起，就全力推动「佛教思想现代化」之工作。

这个工作很难做，因为必须有极好的学术训练。例如佛教思想要脱出古旧语言的障蔽，就要用现代语言、现代思维重新演绎或诠释，将之翻新；佛教思想重新走上人类文化的前台，就要与当代文化交流，争取发言权；佛教思想要

安顿现代人的迷惘、虚无，就要深入开发她的深层智慧，并作现代转化。霍韬晦先生就是作这项工程的先驱人物。

霍先生主张佛学研究必须具有文献学、语言学、哲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等多维学科的基本训练。他本人身体力行，创造出一系列重要成果。他精通梵文，每每依据梵文原典，结合以上方法进行研究，例如重译唯识学之重要论书，写成《安慧「三十唯识释」原典译注》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0），补充唐代玄奘大师唯识学研究之缺；又编写佛学教科书《佛学》二册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2），提供坚实的印度、中国佛学入门训练。其中以梵文原典为骨干，配以解题，详述其思想背景、再作现代注释及现代汉译，如梵文本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、《中论·观有无品》、《唯识三十颂》，均有全新译文，为汉语学界佛学教材的一大突破。其书至今尚为北京中国佛学院及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采用。霍韬晦先生负责编写《中国哲学辞典大全》（韦政通先生主编，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，1983年）中之佛学条目，诠释新颖，为学界所激赏。

为配合其佛教思想现代化运动，霍先生又译出《欧美佛学研究小史》（著者 J. W. de Jong）及《佛教哲学——一个历史的分析》（著者 D. J. Kalupahana）二书。对开新现代佛教，贡献极大。

以上所举，是霍先生佛教学术活动的一隅，不过，霍韬晦先生并非一般研究性学者，他有特别强大的创造力和行动力，因为他对时代有深切的了解，对佛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情。他很早就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，他总觉得他有许多责任。70年代中，他开始在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向社会人士开设两年制的「佛学文凭班」，依现代进路把佛学智慧带给社会人士，大开新风；其后他成立的「法住学会」与法住文化书院，更面向学术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。例如1988年，主办「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」，此为两岸哲学界有代表性学者与海外学者之首次直接交流；翌年续办「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」，亦为两岸纪念太虚法师之首次盛会。此后续办国际会议多次，影响深远。

霍先生对佛学，有其独到见解。他首先研究佛家逻辑，以「由果溯因」一语点出其精义，指出其论证形态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；以「如实观」之观念，诠释佛学精髓，及贯通中印佛教思想之发展，言前人之所未言；又进一步将之提炼为一种研究方法，以探讨佛学乃至一切学问之本来面目，影响巨大。在行动上，霍先生大力阐发佛教之菩萨精神，以与儒学相应，共同承担时代之苦难。本此，在80-90年代，他开设「法住经会」，以现代观念讲述许多佛教的重要经典。如《阿含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等，其中部分已记录成书出版。能够如此全面翻新佛学，霍韬晦先生是第一人。

## 二、作为当代新儒家及国学大师的霍韬晦先生

佛学以外，霍韬晦先生更是儒学大师、国学大师。他本身就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。但他与其他新儒家人物不同之处，是他能够走出学院，走入社会，走进生活，开创出一条「生命儒学」的新道路，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。他的行动，被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认为是「为中国文化的继往开来开创新模式」。霍韬晦先生的新儒家事业究竟「新」在哪里？

简单讲，当代的新儒学家，主要在于建立儒学的理论，但偏爱于理论，走不出学院围墙，使儒学远离生活、远离生命，失去了回应现代社会价值崩塌的能力。

80年代初，霍韬晦先生就大声呼吁，现代人急需「文化教育」、「人格教育」，必须运用中国经典的智慧，以使现代人觉醒。他亲自讲学，为破除现代人的虚无、浑噩而奋斗。

90年代初，他进一步把这种学问称为「生命成长的学问」。他指出：「儒门言学，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，无论孟子，无论荀子，无论后儒，在学的方向上一定回归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成长。使自己过关。过甚么关？过本能的关，过名利的关，过诱惑的关，过毁誉的关，过是非的关，过一切足以障碍自己精神超升的关……所以，『学』便是一种锻炼，一种对道理的坚持，和一种对道理的体会。只有经此实感，才知道生命成长之道非虚说。」他说：「儒学应向生命回归」，换言之，「生命儒学」就是用自家生命践履出来的儒学。儒学当是一「既能成理，亦能成事」的学问。他说：「我们必须翻出只讲知识的方法论，另辟生命成长的阶梯，不能再以求知识的方法来进入生命，这才能首开生命之门。」、「『为己之学』，其原旨既然是充实自己、成长自己，那么就必然蕴含着「能突破自己、能过自己的关的学问。」霍韬晦先生认为，读书求学与做人处世是同一件事，所以在他所办的各个机构，都悬出一副他撰写的对联：「文化回归生命，读书长养性情」，道出了中国读书人的真精神。

霍韬晦先生在2009年召开了「百年儒学」学术研讨会，会后撰写了〈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——「百年儒学」会议宣言〉，并由数十位国内外著名学者，包括杜维明、韦政通等联署。〈宣言〉指出：历史正给予中国文化再生的机会，今天，儒学的历史使命在于：向生命回归、向教育回归。当代儒者该做的事，是生命成长的教育，社会已病，我们更需要的是对生命的光明有体会的人，对历史文化有信念的人，由他们来担当生命教育的老师，才有说服力。要直承孔子，作生命成长的教育，在学院之外，进行社会教化。这是社会儒学，或公民儒学，使社会成为一有教养的、文明的、合理的、正义的社会，但归根究柢，必须从每一个人的性情的开发开始，把它变成生活、礼乐、文化。这是生命之教，以开发性情为先，并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，以成就儒家社会，人人懂得自律的社会。

讲儒学的人无不知道人心是价值的主体，但概念上明白是一回事，是否真能在一个具体的生命中建立出此主体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所以霍韬晦先生指出：「难关不在外」，他指出真正的难关是人内在的局限，指的是思维、心理、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偏执。人生的关层层深入，潜在于生命存在之内，能层层突破，便是生命的成长，也是古人所谓成贤、成圣之路。此中关键，在于开

启人的本有「性情」。所以他特别重视实践、重视知行合一、重视内在的感受、感动、感悟，这就是「性情」的跃动，他说：「有情的人才会有行动，有情的人才不会妥协，有情的人才能贯彻始终。因为情是不忍、情是动力、情是生命之本质，生命因情的推动才有光辉。」人唯有先把自己的生命开通，由「情」来切入，才会有对生命、对社会、对历史文化、对天地的关切，人格和情操方可说也。因此，开启「性情」的第一步是打通阻塞，使人的自我放下，然后是体会人性之光明，发出无私之行。他认为这才是孔子之教：孔子之「仁」正是如此。所以他讲述、疏解《论语》，即以《论语性情学》为题，指出性情才是儒学讲进德、修业之根。

霍韬晦先生深明生命之提升并非言说之事，无论是打通自我的障碍抑或体会无私之性情，都非言说。人如果能在幼年时即能获得开发，日后健康的成长自然更容易得到保证。为此，霍韬晦先生推动性情教育不遗余力，除在成人教育、家庭教育上大力弘扬性情之教、创办《性情文化》杂志作推广之道；更兴办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书院、研究所，务求创造优良条件，为下一代的健康性情奠下根基。

进入 21 世纪，国内重新重视国学，但对「国学」之内容与名目，争议颇多。霍先生指出：「国学是立国之学」，乃国人精神之所寄，历史之所向，岂可无之？但如何从传统资源中见此大方向则必须分疏。所以他从 90 年代起，分别讲「易经领袖学」、「论语性情学」、「老子天地学」、「庄子逍遥学」、「孙子攻略学」等课程，又在港、新（加坡）两地设立「国学文凭班」，合经、史、文、哲为一，以见国学之全体大用。

### 三、作为当代批判主流文化思想家的霍韬晦先生

霍韬晦先生精通佛学、儒学、国学，不过，此尚不足以见其学问之全，更不足以见其对国家、民族之情，及对人类前途的关切之心。读经必须致用，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慧识。这个时代是西方文化居主流的时代，西方的核心观念，如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人权等，被奉为普世价值。但是，他们的「自由」，真的能把人类带向一个健康、和谐、人与人之间能相亲相敬的社会吗？他们的「民主」，真能产生一个有承担力，令人信服的政府吗？还是因为选举的方式，要向不同的利益集团妥协，结果造成内部更多的争吵、国家更严重的分裂，代价不是更大吗？所谓「人权」，究竟是甚么？维护的是个人的利益，形成封闭的自我，互相撑拒，还是人人都不能吃亏，一定要分配公平？究竟这有甚么好处？互相计较的结果，只有彼此疏离，最后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更不要说凝聚与成全了。现代社会为甚么破裂？家庭关系为甚么冷漠？霍先生认为：与这些被奉为绝对价值的西方观念很有关系。要解决问题，必须从西方文化的根源上反省，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。

西方文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就是它引以为傲的「理性」。自希腊苏格拉底以「知识即道德」开始，对人自身行为与社会伦理的标准，即通过理性的认知解决；对世界的探求，也是一种纯理性的活动，要求所获得的知识，不可以

违反矛盾律；也就是说，要通过经验的归纳来证明，结果产生科学方法。十六世纪后，科学知识一日千里，人们再把知识转化为技术，推动生产，资本主义于是形成，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也由此走上历史舞台。有些人成为得益者，但更多的人沦为受害者。

生产是进步了，但地球生态的破坏也形成了。人类享受到物质生活的便利，却不知道自己做帮凶。霍韬晦先生以其悲天悯人之心，写了无数文章，为人类的前景提出了警告：关键不在技术，不在科学，而在近代西方文明的蔓延中只知效益、只知功利、只知享受、只知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，却没有安顿我们自己的心，没有化解功利主义、自由主义所掩盖的贪念，更不知道它源于一个封闭的自我。所以西方的理性有甚么好？它从生命之主慢慢沦落为工具，此即工具理性，忘记了它原先的目的，反而助纣为虐。

2003年，霍韬晦先生作了一系列的演讲，站在东方人文主义的立场，批判了西方主流的科学主义、自由主义、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。讲稿后来集结出版，他在〈后记〉中说：「对当代文化进行反省、批判，不是为了移开压在头上的大山，也不是为了替东方弱小社群出气，而是深感现代人类灾难的深重，不管东方与西方，大家都有无力之感。理性之害、制度之害、知识之害、技术之害……人类追寻幸福的历史，很可能变成受难的历史。」

为什么这样吊诡？这一定要从历史文化的轨迹上去找寻答案。霍先生认为：文明本来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走出野蛮，化解先天的、本能性的障碍和局限，为甚么到最后，文明反而被本能征服？理性到哪里去了？

知识、技术、社会之外，就是政治。自从洛克提出人权，颠倒了权力是由上而下的方式，改为由下而上，主张主权在民，政府权力由人民赋予。必须承认，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，是合理的，是得到所有持份者的支持的。问题是，经过三百年的实践，民主已百孔千疮了：不但许多奉行民主的新兴国家政权不稳定，而且经济落后，社会沉痾难起。即使在民主最发达的英美，其内部的腐烂、政党的争吵也愈来愈严重。霍先生认为：此中必有原因，为甚么奉行民主的国家，其社会素质愈来愈下？难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吗？根据霍先生的研究，西方民主最大的问题是人离开其自身来要求政府，以为掌握了选票就可以产生幸福，结果政府换了又换，不断轮替，沉痾依旧。投票者从来都没有发现自己问题，却一味要求别人。这是求之在外，只知律人而不知自律。从中国传统文化看，正是关键之所在。其实民主只是一种机制，转换权力的机制，本身并无所谓善恶；起决定作用的是人，是投票者的素质。所以霍韬晦先生提出「优质民主」的概念，以挽救现行民主执行层面之不足。现行民主崇尚一人一票的选举方法，最后决胜负的是数量。霍先生很早指出：这是一种「平面化」的思维，只看「量」，不看「质」；只是从外延看「人」，没有从内容看「人」；抹杀了「质」的作用，结果整体素质一定下沉。这几十年全球民主推行的历史，已证实了霍先生的预言。

根据霍先生的设想：真正能挽救民主制度的下沉，除非用东方文化、特别是儒家文化所说的教养，唤醒性情，开出良知或道德心灵的自觉，使自己心中

有主，世界才有希望。这是孔子之教，也是东方文化重视人人生命成长的精义。但在这个功利社会，行之甚难；霍先生知其难，因此主张不要只在知识层面说理，一定要有方法让人能认识自己的承担，换言之要推行一种唤醒生命、唤醒良知的方法，以作教育，而非只是现行的知识教育、技能教育，把人所本具的悲情大愿切入历史，切入社会，才能奋起创造。

这也就是霍韬晦先生努力从事性情教育的实践的原因。数十年来，已取得足以令人信服的成果。

#### 四、作为当代践行型教育家的霍韬晦先生

有人说霍韬晦先生是奇人，此话说对了一半；他不但有「奇才」，而且「通透」；他不但是佛学大师，更是儒学大师、国学大师、思想家和文学家，非常博学，各种学问对于他真是出入无碍，许多问题到他那里，都能举重若轻，非常通透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能把他所讲的做出来；不空言，成理之外，还能成事。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教授，就称誉霍韬晦先生是「现代孔子」。因为他能以身行「教」，以行践「道」。

霍韬晦先生在国内外办了好几所学校，推行他的「性情教育」。「性情」有多重要？他这样说：「从孩童时代起，就让他感受到关怀、感受到爱、感受到希望。因为只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才感受到性情的正能量，而有性情的人才才有动力，才有希望，才有对理想的追求，和承担的魄力。《易经》所谓『蒙以养正』，千百年来，早已成为中国教育的圭臬。」他所办的学校，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，尤其是儒学来教养下一代。他认为：开发孩子的健康心灵，必须在生命成长的第一步开始，以后的路才有保证。中国人常说「慎乎始」，正是教育的真谛。现代人最需要的，是恢复其志气，加深其修养，认识其生命，开阔其眼界，扭转其思维，提升其境界。一言以蔽之，霍韬晦先生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和人类前途而办教育的，所以他才能不分国界、不分地域，普遍施教。虽然仍是以华人为主，因为性情教育的理念毕竟是来自中国传统，文献、资源具在，要把它落实，自然以华人为先。往后，则不必以华人自限。他是一个真正的践行型的教育家。

自 1994 年开始，霍韬晦先生创立了包罗中西文化，以生命成长为主的学习课程「喜耀生命」，自己亲执教鞭，以活泼教学形式个别对应学生，学生受到启发而重塑人生、重建家庭和事业已近万人，成功个案数千，部分已辑录成书，成为《生命教育实录》。二十年后的今天，「喜耀生命」课程依然每月开办新班，分别在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举行。

与此同时，霍韬晦先生也常常被邀，对企业及香港政府多个部门进行培训，以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古籍作资源，讲授领袖学、管理学，为社会储备领袖人才。

「喜耀粤西学校」是霍韬晦先生实践「性情教育」的重要基地，它令儒学理论得以在基础教育中落实展开。喜耀学校由香港「喜耀教育文化基金」支持，于 1999 年底创办，是一所非牟利的民办学校，现有学生一千多人。在十

五年的实践中，霍先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。霍先生根据孔子的六艺：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，深入其精神，提出了「喜耀新六艺」。他认为孔子的六艺，其实是开发人的各种能力。例如《诗》是开发人的感受力，《书》是开发人的记忆力，《礼》训练人的自制力，《乐》引发人的创造力，《易》教导人观察，进而培养理解力，《春秋》则是领导力，如何带领群众走向理想。把六艺推展演化，即可得十八种能力，但都是以性情为本。这一个体系，可说是新儒学的教育体系，但本之孔子，对孔子的教育内容作了深入探讨，得其神髓，再作现代转化，成为教养孩子全面成长的纲领。

在教育方法上，霍韬晦先生更有许多新设计，如「入、转、出」，「接、转、开」，及「霍氏读经法」等，不但令人耳目一新，更重要的，是能够使孩子主动学习，乐在其中。善教与善学，相得益彰，不必家长担心、老师苦恼。

霍韬晦先生致力把儒学带回生命、带回家庭、带回社会、带回学校，以回应历史呼声，感染了无数人。2005年，霍韬晦先生于凤凰卫视节目「世纪大讲堂」中主讲「中国文化还有生命力吗？」一题目时，由实践而来的真实经验与信心，再加上其对西方文化的优、缺点的洞悉，即时感动了一位署名「一个盼望已久的中国人」的人士，通过凤凰卫视当局向霍韬晦先生寄来了一百万港元支票，以支援他为振兴中华道德文化的学校教育之用。足证人心未死，德不孤，必有应。

2013年，霍韬晦先生入选为「20世纪中国最杰出科学家（哲学家）」之一，他的文化事业和学术成就正受到各方重大的肯定、好奇和关注。不过，他在不同的场合中都避谈他个人对自己这些成就的看法，对各方的赞美轻描淡写，说：「即使是尧舜事业，亦如浮云过太虚。成事不必在多，成功不必在我，最重要是见证」，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，不负古人。一切外在之东西，在他看来都是不足为恃的。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，别出心裁，另辟蹊径，都是一大创造。此外，他对有缘来学的人所作的无私的教化，却无时不印证着他对生命的关怀悱恻与对中国文化的大愿深情。他是这种悲天悯人之心，行悲天悯人之教，作此开创性的文化、教育工作。所以围绕着霍先生身边的学生，时常都流露着对他的一份由衷的敬爱。学问的涵摄力与人格的感染力，我相信是生命儒学的真实见证，中国人说道由人传，所谓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」（易传），其此之谓乎！

## 五、作为词曲新领域开创者的霍韬晦先生

霍韬晦先生之思想及事业，具有开创性，推陈出新，高瞻远瞩，走在时代之先，已略说如上，但还有一项值得推重的，就是他本人的才情。他年轻时，曾写散文、小说，文笔简炼，读者以为是久经世故的长者。后读哲学、佛学、国学，思想更为通达，文字更有魅力。许多思想上、文化上的重大问题，他三言两语便「境界全出」。他善于以浅白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，例如他每期在《法灯》上所写的头版评论，后集成《法住于世》出版（四卷），便是最堪咀嚼的思想性、哲理性散文。

除此之外，霍先生还从事词曲的创作。他最先写词，目的是感受生命、成长生命，提升精神境界，并请名家配曲，一方面辅助性情教育之进行，一方面回归孔子「诗言志」之礼乐传统。例如他写的《你要感谢谁？》：

当你得生世上，  
当你得到成长，  
多少善缘存于天地，  
你要感谢谁？

当你得遇知己，  
当你得逢爱侣，  
多少情缘存于天地，  
你要感谢谁？

当你经历考验，  
当你超越险阻，  
多少助缘存于天地，  
你要感谢谁？

又如《永远都是爱》：  
星星，亲切地闪耀；  
月亮，温柔地光照。  
天地，从来都不拒绝，  
人间，永远都是爱。

词极简单，但意境高远、内蕴无穷，最重要的是留下空间，让唱者、听者自己体会。

霍韬晦先生写了三十多首歌词，后期他更自己撰曲，首首内容不同，风格各异，但都是性情之正、美善之心，所以他将之命名为「性情歌曲」。青少年多唱，自然心理健康、志气远大、情怀无尽。今日社会功利泛滥、贪嗔流行、人性丑恶、风俗窳败，更宜多唱，可以移风易俗。

这些性情歌曲，在香港和新加坡都作过公开演唱。无论内容，无论风格，都一新音乐领域。由于感情至真、唱者至诚、境界至高、乐章至美，无数观众都当场下泪。